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6.04.013

#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国际化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尹 响<sup>1</sup> □杨继瑞<sup>2</sup>

(1.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2.西南财经大学 成渝经济区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4)

## 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国际化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近年来海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大。2015年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其中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54.2%。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加快推进,目前我国已和美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南非等国签署了诸多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投资协议,我国的核电、高铁、智能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国际化进程随之加快。克鲁格曼(Krugman, 1991)基于新贸易分工理论提出了产业经济的集群效应,认为集群形成过程中,内部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节省信息费用和交易成本,使得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且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sup>[1]</sup>。

## 二、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国际化的经济学动因

随着中国工业化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sup>①</sup>之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技术、工艺创新和知识积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资本、劳动力结构及要素禀赋的进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有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和向产业链上下游转型的内生动力。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文件认为,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文件认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sup>②</sup>;同时,以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推动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

首先,我国装备制造产业有通过“走出去”进一步加快整合全球产能的内在动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愈加深入地融入了生产制造产业的全球大分工。为寻求全球战略资源更稳定地供给,降低外部供应链动荡对国内经济生产活动的风险,以及通过对外输出领先技术、优势产能从而占有外部市场的超额利润,中国企业都有向外扩张输出的内在动因和战略需求。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装备制造企业需要通过实施海外股权并购以实现技术升级、组织转型和结构调整。

其次,我国装备制造产业有通过“走出去”倒逼产业升级的外部动因。由于受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限制,中国制造产业在全球制造产业分布中一直处于产业价值链底

部,长期依赖于贴牌、代工形成生产力。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提出了“再工业化”及“工业4.0”,是为了在当前全球制造产业格局再造时,持续掌握产业分工和产业价值分配的主动权。同时,由于劳动力价格和知识技能的溢出效应等因素,越南、印尼等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对我国低端制造业形成相对竞争优势和“空间挤压”<sup>[2]</sup>。当前大量传统、低端制造企业倒闭就是当下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海外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叠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转型为创新驱动;我国装备制造产业需利用当前已经积累的资本、技术、生产管理体系、品牌、知识等比较优势和政策便利,在海外建立研发、生产、市场为一体的全供应链综合基地,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使技术选择曲线<sup>[3]</sup>不断上移,以获得更高的投资边际收益和市场收益。

第三,我国当前有资本和生产力对外输出的经济学动力,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走出去”是对外输出的重要载体。截至2015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84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内投资增速放缓,出口引擎失速和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走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期望通过投资亚欧大陆上经济“中间塌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通过获得更大的边际投资回报率以找到稳增长的“新引擎”。因此,国家一方面需要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积极到海外积极收购优质资产、承建基础设施项目,降低外储缩水风险;同时需要通过对外输出产能、资本、技术,以获得更高投资边际收益率和可持续外部增长动力。

## 三、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一)根据比较优势和战略目标做好宏观、微观两个层

①战略性新兴产业(strategic new industries\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一词是由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9月首次提出的,包含七大产业:(1)节能环保产业:高效节能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2)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基础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3)生物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生物农业产业、生物制造产业。(4)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装备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5)新能源产业:核电技术产业、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生物智能产业。(6)新材料产业: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高性能复合材料产业。(7)新能源汽车产业:动力电池和电机、电控技术等。

②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5/19/c-127817932.htm>.

面的“走出去”路径规划

当前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的国家众多,工业化基础、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并不相同,对装备制造产业和相关产品的需求也极具差异。如我国的内燃机车、钢铁、水泥、建筑装备等劳动密集型、过剩产能在非洲、中亚等后进国家是当地所亟需的先进产能和主导产能,向此类区域“走出去”,对于化解我国装备制造产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有重要作用。而美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工业化水平较高、产业完备的国家则对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装备有较强需求。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动态演绎和各国、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在实现贸易交换的同时,帮助后进国家优化其自身产业发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反向推动国内的自主创新,将低价值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通过创新置换高价值的生产要素。因此,宏观上国家要按照“分层分类”的思路,明确不同国家、地区、产业的分工,确定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装备制造产业的输出时间与输出方式;微观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海外战略既要与匹配宏观战略,也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所处国际化阶段,选取跟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海外市场,实现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分工和生产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

#### (二)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与产业资本的“组合拳”优势

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过程中,产业资本和金融创新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作用。当前,由我国主导、50多国共同参与的亚投行已正式成立,与之前成立的金砖开发银行,为我国产业“走出去、引进来”做好了金融框架的设计和准备。下一步,应基于产业“走出去”的总体战略规划和具体项目特征,形成针对性的金融支持方案,引导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海外形成合理产业空间布局 and 产业集群。同时,通过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引导产业中相关企业进行合理并购以获取全球优势技术和更大市场份额。

#### (三)加快推进产权改革,增强制度竞争力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很大一部分参与者都是国有企业,鉴于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出资人与企业之间实际上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长期“保险合约”关系<sup>[4]</sup>,常出现因“制度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配置灵活性低、市场竞争力低。明晰且可流转的产权制度可提高组织内部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幅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委托—代理人的权、责、利三者相一致,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Coase(1937)指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产权的明确化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sup>[5]</sup>;Alchain(1972)指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sup>[6]</sup>。马克思则指出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集中于同一主体,是自然经济形态的一种表现<sup>[7]</sup>。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首先要通过资产证券化与产权结构调

整匹配进行,通过资产重组、明晰产权归属和使用范畴,使产权在海外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其次,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部分国有产权向社会资本开放,加速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内部机制调整,使产品、技术、人力资本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 (四)通过创新驱动,增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提出如果缺乏吸收使用技术的能力,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存在上限;阿罗(Kenneth Arrow)认为,国家应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引导企业投入进行技术的应用性研究,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英国学者Mezer认为,新兴工业国家的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海外目标区域市场内的技术领先程度和知识积累程度。杨继瑞则认为“通过企业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通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创造新市场,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欲望,变成现实的市场购买力,不断刺激和拓展其消费需求<sup>[8]</sup>”。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应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扩大有效供给,在“走出去”过程中持续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话语权,提升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 参考文献:

- [1]KRUGMAN,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485-499.
- [2]姚枝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J].中国金融, 2013,(1):47-48.
- [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10-112.
- [4]杨瑞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5-96.
- [5]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 1937,(6):10-11.
- [6]ALCHIAN,ARMEN A.and DEMSTETZ,HAROLD.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 1972: 69-72.
-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
- [8]杨继瑞.企业技术创新是拉动有效需求的根本[J].四川财政,1999,(10):11-13.

(收稿日期:2015-12-25 责任编辑:谭晓梅)